

走近你，走近痛苦；离开你，也远离了幸福……

# 爱 散

爱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遭遇爱情时只在一瞬间 天长地久却是一条太艰难的路  
更多时候 爱情的破碎不是因为相爱的人无法坚守到老  
命运的捉弄常会让人一夜之间与爱痛失交臂  
无法控制的两性吸引 难舍难分的心灵依恋 谋杀的阴谋下  
爱情是如此的无奈 伤感和痛

作家出版社

瑛子／著

IT IS  
SCATTERED  
TO LOVE

走近你 走近痛苦

离开你 也远离了幸福

子／著

# 爱散

作家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爱了散了/瑛子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 - 5063 - 3172 - 1

I. 爱… II. 瑛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0151 号

**爱了散了**

---

作者: 瑛 子

责任编辑: 启 天

装帧设计: 李 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8

插页: 4

印数: 001 - 12000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172 - 1

定价: 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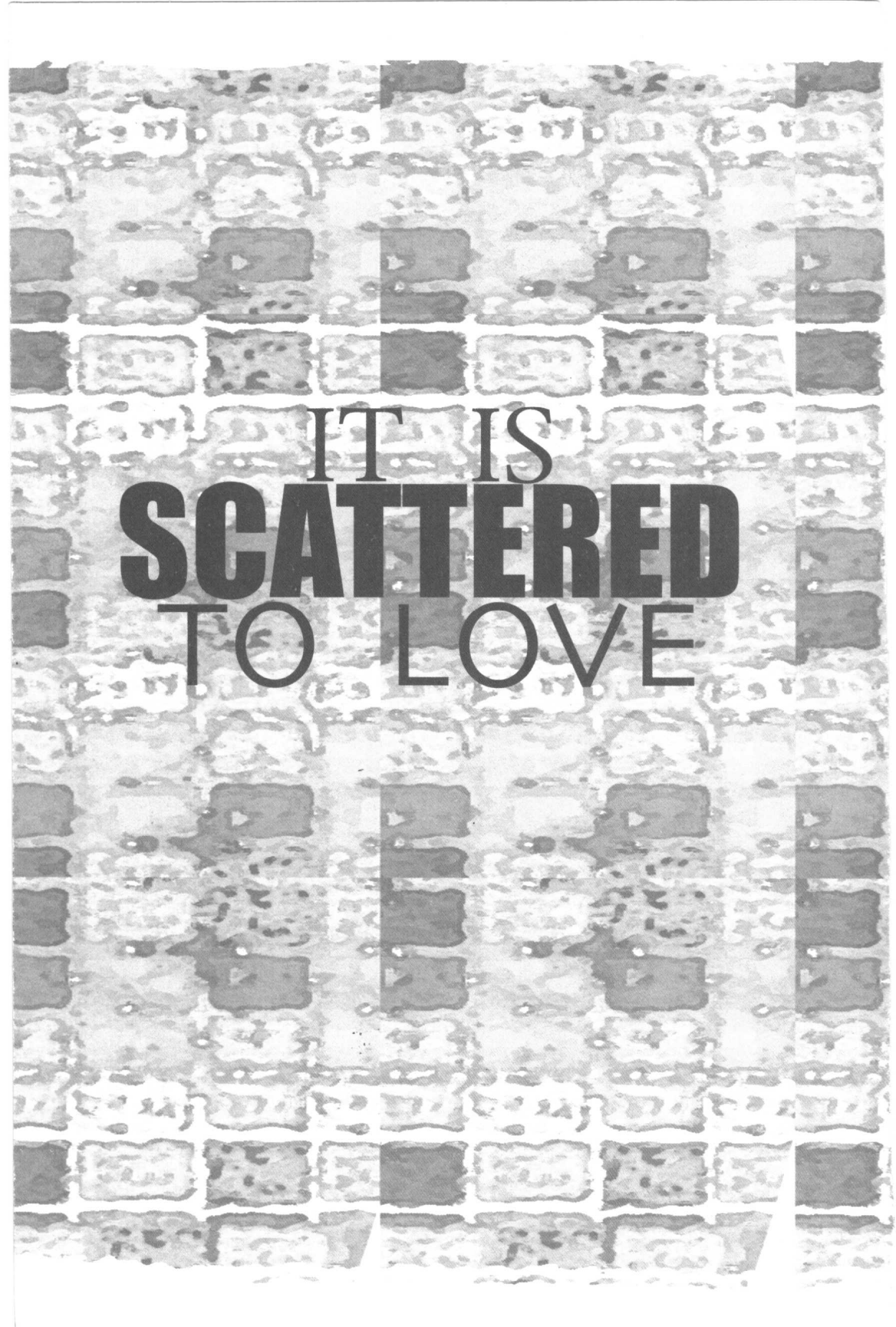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

IT IS  
**SCATTERED**  
TO LOVE

——如果 甜蜜 背后 是 无 尽 苦。

我 愿 意 为 爱 情 而 付 出 ……

# 第一章

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，陈峰处理完几份销售报告，独自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，心中有些莫名其妙的乱。这种乱在他身上是很少见的。在同事眼里，他从来都是从容和自信的，开朗又乐观的。然而，最近几日，不知何故，这种静悄悄的乱意，却常常不知不觉地在心里隐现。

陈峰跟办公室的秘书打了个招呼，从公司里走出来。

陈峰是天晟市浣汶服饰集团市场部的主管，主要负责招盟、企划、客户等方面的业务。眼下的陈峰还只有二十五岁，之所以年纪轻轻便已被委以重任，除了他有超出一般同龄人的经商的头脑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，他有一个不一般的爸爸。因为浣汶集团的董事长兼股权所有者陈留星，是陈峰的父亲。也就是说，在陈峰刚刚出生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为陈家事业的重要继承人。

下午的酒吧静悄悄的，偌大的店里只有陈峰一名顾客。他穿着浅色的休闲夹克，款式是今春流行的那种，大气、时尚。

此刻，陈峰独坐一隅，目光透过玻璃幕墙，望着外面的天空。天空在他的眼睛里一点一点暗了下来。这半个下午，他都是这样一种姿态。他大约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，整个人沉浸在某种难以忘记的回忆之中，本该是阳光灿烂的英俊面庞上，正流露着几许说不出的烦恼之意。年轻人的烦恼，总有点说不清楚。

我在爱，不管这爱的结局是天堂还是深渊，我仍然要爱。因为我已经在爱中沉沦，再也回不到原地。

这是陈峰保存在手机里的一条短信。是董晓晗发给他的。

想她的时候，他会身不由己、情不自禁地想到这句关于爱的话。深蓝色的空中，几颗星星在悄悄地游弋，在他心里，一股淡淡的惆怅悄悄弥漫。

如今，爱已成歌，成往事。

就在几分钟前，他与董晓晗通了一次电话。隔着电话线，董晓晗声音低低的，却每一个字都理智而清晰，如一把刻刀，在他心上刻下疼痛的痕迹。她说，陈峰，忘了我吧。

他沉默了一下，问，这是你的心里话吗？

她说，我知道你对我真的很不错……经历了你的这份爱和关怀，我应该非常非常满足……可是……我们这样……来往，总是……不大好，你对我……都没有好处。

说出这段并不复杂的话，对董晓晗来说，显得十分艰难。看得出，她也正承受着内心的煎熬。放弃对一个人的感情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她不能让他太难受了。她不得不琢磨着修辞造句，连语气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陈峰感到胸腔里的心在流血。他忍着自已，提出见她一面。她告诉他，她丈夫要回来了，她现在已经到了上海，在浦东机场，接机。

丈夫，这个词在陈峰的耳中，成了一种讥讽与羞辱。这个词残酷地提醒他，他爱的女孩子，或者说他曾经爱过的女人，现在的身份是别人的妻子。

他仿佛看到了她脸上那一抹纯真的笑意。那笑意，曾经像清晨橙色的霞光，像蓝天洁白的云朵，让他心情灿烂，心醉神迷。现在，那看似纯真的微笑，让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傻瓜。

她和他相爱过。就在不久之前，他和她还在如火如荼地相爱，还“在爱中沉沦，再也回不到原地”，可是现在，几乎转眼之间，她又回到她的轨道，一切就这样结束。

从酒吧出来，街上华灯初上。陈峰不习惯在喧闹的酒吧里过夜生活。平时如果与朋友或客户谈事，他会选择香格里拉或颐中假日那类的酒店。如果休闲娱乐，他会选择设施俱全服务周到的高级会馆。如果不是董晓晗



带他到这里来过几次，他基本上不会涉足酒吧这样的地方。所以，在酒吧进入夜间的喧闹之前，他离开了。

陈峰开着银色的沃尔沃轿车，在沿海公路上一阵快跑，漫无目的地游荡着。这种无目的地消耗时间，在他的日程表上是不多见的。今天，此时此刻，他就是想纵容自己，任着性子狂飙一气。董晓晗的丈夫从国外回来了。从加拿大到天晟没有直达的飞机，需要取道上海，所以，董晓晗乘飞机赶到上海去接机。

还真够情深意重的，陈峰自嘲地笑了笑。路两旁的景色飞一般向后退去。路过市公安局的大楼时，陈峰身不由己停下车子，点燃一支香烟，然后用手机拨了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。

他想约苏竞出来坐坐。可苏竞在电话里说，他正在值夜班，脱不开身。

苏竞是一名刑警，也是他的好友。陈峰知道，苏竞很珍视与他的这份友谊，但对苏竞来说，工作比生命都重要。

其实陈峰并不知自己究竟想跟苏竞谈些什么。他清晰记得，如果没有苏竞，如果没有苏竞的新婚妻子乔煜，陈峰与董晓晗就是两条轨道的车，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行驶，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相碰。难道跟苏竞谈谈董晓晗吗？

不，伤口有什么好炫耀的。

夜以华丽的面貌降临到这个城市。陈峰在夜的华丽中，感受着来自内心的强烈孤独。这是失爱之后的失落和空虚，这种空洞洞的感觉让他有些失神，他把车子滑到路边，趴到方向盘上，心中忽然涌来一种虚弱的感觉，一瞬间，身上仿佛连开车的力气都失去了。

失去她，他的生活中什么都没有少。可为什么如此难受？



## 第二章

春节马上就要到了，空气中还有一些凛冽的风。

傍晚，丽苑高级社区的一栋公寓楼前，一辆出租车停下来。董晓晗与鲁小昆双双从车里钻出，司机打开后备箱，取出一只大行李箱。楼梯上，鲁小昆左手拎箱子，右手拉着董晓晗的手。看上去，这是一对非常般配的男女。男的一表人才，女的婀娜漂亮，走在人群中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。鲁小昆满面开心，小别胜新婚，何况这一别就是四个月。鲁小昆在电话中叮嘱董晓晗不用去接，然而她坚持飞到上海，接他回家。看上去，她的脸上也流露着笑意，应该和他一样为相聚而喜悦。

不一样的是，她的眼睛里，有一丝淡淡的忧郁，似乎埋藏了某种心事。她的神态里，也有一些不自然的成分。只是，鲁小昆没有觉察而已。

进了家门，父亲和妹妹鲁小渐围着鲁小昆，坐在客厅里，亲热地聊天。鲁小昆打开提箱，一件一件取出带给亲人的礼物。送给父亲的是电动剃须刀、保健枕之类，送给妹妹的是数码相机、MP3、录音笔等贵重时尚的电子玩意。不知何故，鲁小渐一反常态，接过礼物却也没有太多的兴奋。直觉告诉鲁小昆：他不在的时间里，家里大约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。

董晓晗从厨房到餐厅来来回回忙碌着。

很快，一桌丰盛的菜肴摆上餐桌。餐桌上，董晓晗像往常那样默默地吃饭，鲁父像往常那样不停地劝孩子们多吃，一团和气，不像发生过什么



不愉快的事。鲁父向儿子询问了一番身体状况，得知儿子在国外四个月，连感冒都没患过时，便放心地笑了。饭后，鲁父叮嘱儿子早点休息，睡上两天，倒倒时差，便起身回房休息去了。鲁小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向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乔道衡打电话，汇报自己已回到天晟，并问董事长何时有时间，他要前往拜访。乔道衡则在电话中客气地要鲁小昆先休息，不必急着上班。

放下电话，鲁小昆走进卫生间。董晓晗收拾完毕，也回卧室去了。只有鲁小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。鲁小昆冲完澡，从卫生间出来，冲妹妹笑了笑，正要往卧室走，鲁小渐叫住他：“哥！”鲁小渐望着哥哥，眉宇之间流露出一丝忧虑。她压低了声音，“哥，有件事，我觉得你还是早点知道为好。”

鲁小昆看着妹妹的脸色，不由地收起笑容。不会是什么好事。这种预感他从一进门就有了。他问：“小渐，什么事这么严肃？”鲁小渐严肃的神情和她刚刚二十出头的年纪不太协调，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：“你来一下，别关电视。”

在妹妹的闺房里，鲁小渐关上房门，从一只带锁的抽屉里，取出一份病历，递给鲁小昆，压低声音：“你自己看吧！”鲁小昆翻开病历，上面醒目地显示着人工流产记录。又看看病历封皮上的患者姓名，“董小非”，一个似是而非的名字。

妹妹眼睛中隐隐的忧虑和怨愤，让他瞬间明白了个中缘故。鲁小昆的心往下沉着，压低声音：“小渐，你是说，这董小非就是你嫂子晓晗？”鲁小渐道：“这本病历出现在咱们家里，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也不是咱爸，如果也不是她，难道会是别人？”

鲁小昆大脑轰轰地响着，一屁股在床沿上坐下来，脸色渐渐地变了。呆了一会儿，他硬着头皮向妹妹道：“她怀孕了，私自做了流产，你不高兴了？”鲁小昆对妹妹说出这句话，连他自己都觉得缺乏底气。鲁小渐恨铁不成钢道：“哥，亏你还是学医的，你看看时间啊。”

鲁小昆沉默着，一股无名之火开始从心底往外蹿，但他尽量克制着自己。鲁小渐带着一身学生气，情绪激动，含着眼泪，控诉般道：“平心而论，我们没什么地方对不起她。尤其你，处处宠着她，疼着她，要什么给什么，百依百顺，对她比对亲妹妹都好几百倍。她凭什么这么干？有什么理由这么干？书上都说了，女人哪，可以不聪明，也可以不漂亮，但一定得有人品……哥，我左等右盼，就盼着你回来，这本病历我交给你了，保

存着吧，不是我们心眼小，不愿忘记这些不愉快的事，这是我们受辱的见证，作为一个人，可以忘记自己的伤，但绝不能忘耻……”

半天，鲁小昆醒转过来。他竭力用平静语调安抚小妹妹：“小渐，别想太多，单凭一本病历，不足以说明问题，现在事实并不清楚，也许是一场误会呢。”鲁小渐道：“你倒是宽心，但愿是我多事吧！”鲁小昆站起来，准备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忽又回头问：“小渐，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？”

董晓晗穿着睡衣，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，站在客厅里，目光盯着鲁小渐的屋门。

电视机屏幕上，画面依然闪烁，但声音已被关掉了。鲁小昆从妹妹房间推门出来，一眼看见董晓晗，愣了一下。他经过董晓晗身边，站住了。他低了低头，瞅了瞅她的脸，没有说话。他的眼睛中，进门时的热情和兴奋已经不见了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睡吧。”便径自走向卧室，从里面关上了门。

客厅变得寂静。遥控器忽然从董晓晗手中脱落，掉在木地板上，声音不大，却让董晓晗吓了一跳。她垂头瞅着木地板，忽然发现地板的颜色和一种干红的颜色一样红，红得发黑，像凝固的红葡萄酒。

这么一个夜晚。理应是久别重逢的美丽之夜。

所有的美丽，几乎在一瞬间烟消云散、荡然无存了。

这个冬末初春的晚上，天上的月亮很圆，很亮，很美，也很凉。

久别重逢，躺在同一床上，两人都仿佛成了木头。鲁小昆没有像往常那样用他的热情拥抱她，这并非乘坐长途飞机太累的缘故。幸好他没有热情给她。如果有，那只能让她更加难受，甚至痛苦。第二天早上，鲁小昆从床上起来，独自在床沿上坐了好一会儿。董晓晗到卫生间帮他挤好牙膏，喊他去洗漱，他却站在卧室的衣橱前，打开柜门，望着里面的衣服发呆。本来他要在家休息两天的，可他突然决定直接上班。她给他热好牛奶，他一口没喝，便红着眼睛开着车走了。她给他煎的鸡蛋，也是原封未动，在一尘不染的餐桌上散尽了热气。

董晓晗站在阳台上，心有些虚。

她目视鲁小昆的车子从地下车库驶出，离开小区，便急忙回到卧室，打开衣橱。这时，她才猛然发现藏在衣橱抽屉里的病历不翼而飞了。那是记录了她隐私的病历。也是她对丈夫不忠的证据。她把它悄悄锁进抽屉，她以为只有天知地知，可是此时，她忽然发现它不见了。她惊呆了。尴



尬、忐忑、不安、内疚与自责像几座大山，重重地压在她心头，令她喘不过气来。正当她翻箱倒柜，找得满头大汗时，卧室门突然被轻轻打开，鲁小昆像一个无声的影子，骤然出现在她面前。董晓晗冷不丁吓了一跳，愣着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他探询和质疑的目光落在她的眼睛上，想要从中找到秘密。董晓晗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心中惊慌不堪，一脸不知所措。她的表情已把她的秘密暴露无遗。一切不言自明。他太了解她了，她的表情永远都不会撒谎。他痛苦地闭了闭眼睛，身子似乎晃了一下。

“你找这个？对吗？”鲁小昆从怀里抽出一本病历，用手举着，送到她的眼前来。董晓晗望着，瞠目结舌。他又道：“它不见了，让你惊慌，感到害怕，是吗？”

只一句话，董晓晗像中了一枚子弹，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了。她这个样子实在令鲁小昆太难受了！他并不想对她发狠，可是，他的手却把病历高高举起，狠狠地、愤愤地摔到床上，转身大踏步走了。

她的大脑失去了作用，变成一片空白。

下班后，鲁小昆没有像往常那样回家。当所有的职员都离开后，他独自一个人离开办公楼，开着车在街上跑了一阵，然后找个餐馆吃饭，却因为没有食欲而只喝了两口汤。夜色降临的时候，鲁小昆来到鲁安集团的家属区，去拜访集团公司董事长乔道衡先生。

鲁小昆是一个礼节周到的人，每次出远门回来，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拜访乔先生。乔道衡是天晟市的龙头国企、上市公司——著名大型国企鲁安集团的当家人，乔道衡印在名片上的头衔是董事长，员工们私下里称他“一支笔”，因为在整个集团公司，乔道衡是绝对一号权威人物。鲁小昆所负责的立生电器公司，就是鲁安集团的下属分公司。可以说，乔道衡大权在握的手里，几乎掌握着鲁小昆的前程命运。

鲁小昆来到那扇熟悉的门前，敲响门铃。白色的门铃按钮十分光滑，几年以来，作为乔家的常客，鲁小昆已经记不清自己的手指多少次触摸过这只按钮了。记得当初，他就是在这扇门里，邂逅了乔煜的同学董晓晗。

开门的是乔道衡的独生女儿乔煜。

乔煜对来客没有太多热情，只是礼节性地把她让进屋。乔道衡脸上的表情却远比女儿客气多了。他像以往那样，客气地请鲁小昆坐到沙发上，并示意乔煜去洗水果，泡茶。

乔道衡五十多岁，个头不高，头顶微秃，慈爱的面庞，有一双稍显浑浊但十分智慧的、洞察秋毫的眼睛。他的眼珠是褐色的，闪着亮光，一看就知道身体保养得很好，精气神十足。单从外貌形象上看，乔煜与父亲站在一起，不知内情的人很难相信这是一对亲生父女。因为乔煜太漂亮了，她身材修长，肌肤光滑如水，比父亲高出至少半个脑袋。

乔道衡尽管身材矮小，但无论坐、立还是行走，总是昂首挺胸，气定神闲。他是一位传奇性的商界精英，敢作敢为，精明绝顶，有着非同一般的智慧和人缘关系，经历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业的艰辛和不懈奋斗，最终把二十年前的几十间破厂房，变成了如今气势磅礴的工业园，变成国内知名企业、省内国企中首屈一指的纳税大户。而他自己，十多年来，头上顶着“政协委员”、“劳动模范”、“创业企业家”等多顶桂冠，终日生活在盛名和光环之下。

乔道衡的住所，并没有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奢华。

房屋的面积共有一百三十多平方，若对一般老百姓，这算得上豪宅了，但相对于乔道衡的身份，他的住宅就显得太过清廉。别的不说，单凭他为他的企业所创造的巨额财富，二十多年来为代代职工谋到的福利，他现在就是住别墅，拥有私家花园，也绝不为过。这套住房是八年前的建筑物，现在已显得老旧了。八年来，单位建过十几批高档住宅，每次分房，乔道衡都具备优先换房的条件，但每次他都放弃，把房子让给年轻的、急需用房的人。

乔道衡说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睡觉的时候也就需要一张床，吃饭的时候也就需要一张桌，若换个二百来平方米、上下复式的，每间屋子都空着，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打扫卫生收拾房间上，有什么意义？死了能带着进坟墓吗？所以，他坚持不换房。

因工作关系，几年来鲁小昆一直是乔家的常客。乔煜虽与董晓晗要好，但她并不喜欢鲁小昆本人，所以对鲁小昆的来访基本上没表示过应有的热情。但礼貌还是不能丢的。待乔煜沏了茶，洗了水果，乔道衡与鲁小昆已转移到书房谈话去了。书房的门关着，也许他们要谈什么重要的事，不便让第三者听到。乔煜把茶果送进去，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外面的沙发上，翻开一本书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鲁小昆告辞离开了。送走客人，乔道衡转身望见女儿，便问她还回不回去，若回去就尽早，要不然走夜路不安全。乔煜去年国庆节与苏竞办的婚事，结婚以后，她与父亲就分开住，很少在父亲这里





留宿。

乔煜望着父亲的脸，轻声问：“爸爸，为什么又忽然不高兴了？”乔道衡看她一眼：“我不高兴了吗？”乔煜清晰道：“是的，爸爸，你又有心事了。因为工作，还是因为他？”乔道衡的眉头不易觉察地皱了皱：“你就别管闲事了，要回去的话就赶紧拿钥匙回家吧，我明早要开一个会，晚上得准备一个讲话提纲。”

乔道衡转身钻进北屋他自己的卧室，关上门，再也没露面。

乔煜走进书房，默不作声地收拾完茶几上的剩茶，把茶几抹干净，轻轻带上门，悄悄离开了。对父亲的行为，乔煜早已司空见惯，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因为父亲的古怪脾气与爸爸生气了。

自从母亲离去后，乔道衡脾气变得越来越怪，常常无端地发火，甚至发怒。他的生活习惯也悄悄发生了一些改变。如果在家的时候，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，像蜥蜴那样长久地保持着一个静止的姿势，一动不动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他喜静，不愿意别人涉足他的私人领地。钟点工每天进他的卧室打扫卫生，总是快进快出，不然，若让乔道衡发现，就一定会惹他不高兴。当初苏竞与乔煜谈恋爱时，有一次苏竞来到乔家，无意中跑到乔道衡的北屋，站在乔煜母亲的照片前，指着照片说，阿煜，你的眼睛跟你妈妈最像，最好看……话音未落，忽然感到身后一股凉气，一扭头，看到乔道衡站在身后，眼睛里怒气沉沉，把苏竞吓了一跳，急忙逃跑出来。

后来苏竞跟乔煜谈起，他说，天哪，你父亲发了火真可怕，不吭声一句话不说，眼睛一瞪能把人吓死。乔煜见怪不怪，埋怨苏竞，谁让你那么弱智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，我爸最忌讳别人在他面前提我妈。苏竞直言不讳道，阿煜，我不喜欢你爸爸。乔煜也坦言说，说实话我爸爸也不喜欢你。苏竞笑问，你爸爸喜欢鲁小昆吧？乔煜眉头一皱道，你瞎说什么？我爸与那个人只是工作上的关系。乔煜不喜欢鲁小昆，所以她称他为“那个人”。

## 第三章

报社，临窗一个“阁子间里”，一身黑衣的乔煜正对着电脑敲一篇稿子。正午的太阳暖暖地晒在身上，让人有种懒洋洋的感觉。手机响起来。董晓晗打来的。听声音，她的情绪不大好，遇到什么麻烦了？乔煜向同事打个招呼，匆匆赶到约好的茶馆，董晓晗已经坐在那里了。她双眼发红，表情凄楚。看来真是有什么不太妙的事情发生了。

乔煜比董晓晗大一岁，两人是大学同学，专业都是学美术的，理想都是成为一名画家。刚毕业时，乔煜的父亲希望她出国深造，并办好了一切手续把她送到美国。然而乔煜在美国待了不到三个月，便自己跑了回来。她哭着说在那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太孤独，死活不肯再出去。父亲很失望，狠狠把她训了一顿，因为办美国签证并不是很容易的事。为此父女俩闹了一场矛盾。后来乔煜自己找了一份出版社的工作，不久与出版社领导闹矛盾，一气之下辞了职，在家里闲了一阵，又应聘进了报社，先做美编，后做记者，之后又鬼使神差做起了专栏编辑。现在乔煜做的栏目叫《特稿》，专门采访发表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。而董晓晗毕业则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做动画和平面设计，在一个岗位上一做就是两年。

毕业两年来，乔煜和董晓晗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。比如，两人先后从单身女孩变成别人的妻子。而且两人都越来越觉得，当画家的梦想已经很遥远了，不过，她们都已经不太在乎了。没变的是，两人一直亲密要好，比当初在校园里还好。小到化妆服饰，大到情感恋爱婚姻家长里短，



无话不谈。也许又因为乔煜比董晓晗大一些的缘故，董晓晗什么事都愿意找乔煜商量，一直把乔煜当成自己的亲姐姐一样。

乔煜坐定，在衣服袖上拍了两下，笑道：“瞧我，满身都是狗毛。”

董晓晗定定地望着乔煜。身材修长皮肤雪白如玉的乔煜酷爱黑色。她的衣服不论冬季的大衣，夏季的短裙还是春季的休闲装，有一大半都是黑色。果然，董晓晗看到乔煜的黑衣服上，沾着几根黄褐色的狗毛。董晓晗问：“小狗掉毛？”乔煜无奈一笑：“开始人家说天一热小狗就脱毛，我还不信，这不，应验了。”董晓晗问：“小狗多大了？”乔煜道：“来的时候三个月大，现在也半岁了吧。不过也好，这一脱毛让我知道春天就要来了。”

乔煜关切的目光落在董晓晗的脸上，伸手给她续了一杯热茶。董晓晗缓缓抬起视线。乔煜把一块纸巾递给她，因为她看到，董晓晗的眼中已涌出泪花。乔煜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他回来了。”董晓晗声音低低的。乔煜小心道：“啊，这我知道，我看见他了。回来是好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董晓晗目光沉郁，把病历的事给乔煜讲了。

她把病历藏在衣橱小抽屉的最底层，那个小抽屉平常放些重要票据和现金，一般情况下总锁着，钥匙只有一把，随身带在她身上。可能是有天早上她从小抽屉里取了点钱，因匆忙上班忘了锁，而鲁小昆那个妹妹，人不大心眼却很多。董晓晗工作起来没有时间观念，习惯把工作带到家里加班，经常三更半夜趴在电脑前搞动画，所以总是没有时间收拾屋子。鲁小渐手脚特别勤快，平常看到嫂子房间里乱，就爱进去收拾。人家是好意，董晓晗虽不喜欢但一直不好意思开口制止。可能那天鲁小渐又帮着收拾房间，顺手翻了她的忘了上锁的抽屉，发现了那本病历，她偷偷把它藏了起来，而董晓晗一直粗心大意，居然没有觉察。

乔煜问：“那个男的是谁？”董晓晗脸一红，垂了垂眼帘：“你认识，苏竞的朋友。”乔煜惊疑：“苏竞的朋友？”董晓晗低声道：“陈峰。”乔煜脸上出现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：“陈峰？你可从来没对我提过这事啊。”董晓晗的脸更红了。在此之前她与乔煜一直是无话不谈的，惟一隐瞒乔煜的恐怕也就是这件事了。现在又不得不讲了出来：“不是什么好事，怎么好意思讲。”乔煜还是感到惊讶：“你们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董晓晗咬了咬嘴唇：“就是那一次，你们几个人出去玩，非要拉上我，就那样认识了。后来他打过几次电话，就交往起来。”

乔煜埋怨道：“你真糊涂。唉，如果还在以前我单身的时候，遇到这事我也许不会埋怨你，现在我也结了婚，我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明白对一个女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是家，是一个真心爱你的人。虽然我不喜欢鲁小昆那个人，但我知道他一直是真心待你的，所以，这事是你的错，我不能纵容你。”董晓晗低声道：“也许你说得对。”

乔煜道：“可是你一错再错，为什么没有把病历给撕了，埋下祸根？！”董晓晗道：“保存那本病历，我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心理。不过我也不后悔。”乔煜瞪大眼睛：“你疯了？”董晓晗流着泪喃喃道：“谁知道呢，也许爱就是发疯吧。”乔煜问：“爱？”董晓晗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乔煜道：“简直是毁灭。”董晓晗的眼泪又滚落下来：“毁灭就毁灭吧。”

乔煜恨铁不成钢道：“陈峰是什么人你了解吗？你跟他谈爱，他跟你谈爱吗？幼稚！”董晓晗茫然的视线落在乔煜脸上：“他是什么人？”乔煜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怎么跟他玩到一块了？他爸爸陈留星，在圈子里是出名的大奸大恶之人，听说手里养着一批黑手党。”乔煜语气柔和，言辞之间有一股毫不掩饰的率直。闻听乔煜之言，董晓晗着实吃了一惊：“谁说的？”乔煜道：“听说的。”董晓晗疑问：“谣言吧？”乔煜道：“无风不起浪。”

董晓晗犹豫了一下道：“陈峰那个人还不错，他对我不错。”乔煜痛心道：“不错？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唉，你知道他姐姐给他选妃的事吗？”董晓晗茫然地问：“什么？”乔煜缓缓道：“在圈子里都出了名了。他姐姐陈莹四处委托亲朋好友，到处网罗条件出色的女孩子，就是为了给陈峰选一个女朋友，都选了一年了，也没见选出来，圈里的人都戏称他们在选妃。这个陈峰，人家都说他是典型的花花公子，整天去跟女孩子见面相亲，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，总之就是一个玩，跟谁都不会是真的。”

无法克制的眼泪，从董晓晗的眼里不停地往外涌。好半天，董晓晗道：“我们没有玩。”乔煜道：“这还不算玩？你离婚，他肯娶你吗？”董晓晗喃喃道：“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。”乔煜叹了口气：“都二十多岁的人了，怎还这么幼稚。”董晓晗默默地想了一会儿道：“现在不是这个问题。我倒希望陈峰真是你说的这样……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……现在小昆知道了，我真的不想伤害小昆……”

乔煜问：“可你已经伤害他了。”董晓晗道：“我只求让这种伤害减到最小程度。”乔煜沉默一下问：“你有什么打算？小昆呢？他有什么打